



猫国春秋

廖冰兄

山東畫報出版社



廖冰兄

山東畫報出版社

书 名 猫国春秋

著 者 廖冰兄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 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 253006)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大 32 开 (850 × 1168 毫米)

3.375 印张 83 幅图 22 千字

印 数 1-3000

I S B N 7-80603-349-1/J · 50

定 价 9.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少小孤贫万辱侵，人间何世听呻吟。
聊将秃笔伸积愤，幻托猫城写贼行。
哭笑难分凝画面，心肝欲呕接朝曦。
而今沐浴光华里，把管毋忘卫盛平。

此诗写于1957年，题为《创作二十五周年书怀》。它大体表明了我从事漫画工作的思想基础和意向，也表明了我为什么和怎样地去创作这批总题为《猫国春秋》的作品。

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统帅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战，赢得了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贪残暴虐，祸国殃民。日寇投降后，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而一直龟缩在峨嵋山的蒋介石则在美国的扶持下，加紧调兵遣将，甚至勾结降寇，收纳汉奸，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把整个中国置于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并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惨遭八年战乱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个前途的抉择。随着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国统区的人民群众以及各民主党派，掀起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进步、反对倒退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国民党蒋介石慑于这个形势，

只好伪装接受一些民主革新的要求，拿保障民权、准备行宪做幌子，企图以此缓和局势、争取时间以完成其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部署。因此，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假民主、真独裁的花招，揭露他们祸国殃民的罪恶，提高人民的警惕，激发人民的斗志，是当时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仗着自己用惯了的漫画之笔，从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用了半年时间，画了这批东西，喷发出了我对蒋家王朝暴虐和腐败的积忿，揭露了他们正在施展的阴谋。作品完成之后，从1946年3月起，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展出，获得不少观众和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如邓发、王若飞及刚出狱的叶挺同志和一些民主运动的先驱如郭沫若、闻一多、李公朴等的鼓励与支持，大大增添了我的勇气。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最为巩固的大城市展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运用了象征、隐喻一类的“曲笔”，力求观众能够看懂而国民党当局又难抓把柄；另一方面也是和平民主势力比较强大，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各种批评意见采取忍耐的态度。到1946年6月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便扯去了假和平假民主的面纱，对民主力量进行猖狂的反扑。由于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闻一多、李公朴先生，所以正在昆明举办的《猫国春秋》画展被迫终止。由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我和许多同人避往香港，在那里继续用画笔与蒋家王朝战斗。

1947年春，《猫国春秋》在香港展出了数日。由于香港观众与内地观众在社会文化及政治感受上存在差异，所以参观者没有像在內地的重庆等地展出时那样踊跃。有鉴于此，我根据读者对象的变化，改变了漫画创作的题材，有些画仍以猫鼠形象隐喻人物，故也将它们列为《猫国春秋》系列。

建国后，由于内地政治运动不断，有20多年的时间，我无

从关心《猫国春秋》这批作品的下落。直到“文革”后的80年代初，到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在友人的热心帮助下，我又在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找回了这批作品，但其中也已散失不少。1982年，在我创作50周年之际，为举办展览，根据记忆，又重绘了一部分。

1998年8月，我将这批作品连同过去各个时期的漫画作品原件，一并捐赠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特辟的廖冰兄艺术馆收藏。当此之际，又应山东画报出版社之请，将这套系列作品结集出版。《猫国春秋》作为图书出版还是第一次，这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故有此序。

廖冰兄

1999年6月于广州

老漫画专辑

几人相忆在江楼

——丰子恺的抒情漫画 陈星 朱晓江 编著

民间情歌 张光宇 创作于 30 年代

西游漫记 张光宇 创作于 1945 年秋

今人物志·上海小姐 胡 考 创作于 30 年代

西厢记·西施 胡 考画 曹聚仁文
创作于 30 年代

志庠素描集 陆志庠 创作于 30 年代

阿斗画传 高龙生画 魏绍昌编 画作于 30 年代

蜜蜂小姐 梁白波画 魏绍昌编 画作于 30 年代

童年与故乡 [挪威] 奥纳夫·古尔布兰生画并文
吴朗西译 丰子恺书

牛鼻子 黄 尧 创作于 30 年代

猫国春秋 廖冰兄 创作于 40 年代

赵望云农村写生集 创作于 30 年代

赵望云塞上写生集 创作于 30 年代

责任编辑: 傅光中
装帧设计: 邹战云
李海峰

目 录

黄蒙田	回忆《猫国春秋》漫画展·····	1
马 丁	廖冰兄与《猫国春秋》·····	6
王 琦	漫画家笔下的政治 ——介绍《猫国春秋》漫画展·····	9
安 娥	晨鸡与夜泉之舞·····	14
	鼠贼横行记(连环画)·····	17
	虎王惩贪记(连环画)·····	27
	黄宫灯影录(组画)·····	35
	猫国春秋(组画之一)·····	53
	猫国春秋(组画之二)·····	59
	方生未死篇(组画)·····	73

回忆《猫国春秋》漫画展

黄蒙田

冰兄是1932年开始从事漫画创作的，到1945年创作《猫国春秋》的时候，已经积累了13年的专业经验。这13年间，我几乎都是他每幅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特别是较后期，我看着他苦恼地思考，困难地探索，为了更具体、明确地表达寓意深刻的思想内容。冰兄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因而他的漫画形式多种多样，《猫国春秋》只是其中有别于通常所见的一种而已。一般来说，漫画总是通过机智、俏皮、幽默这些特点达到表达思想内容的目的，因而漫画总是（不是全部）令人发笑的，但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武器，笑的结果可能使人痛苦、流泪、愤怒。冰兄不一定反对“漫画必须笑”，事实上他有些漫画也很好笑。不过，至少《猫国春秋》漫画就不好笑——是不能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冰兄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怎么可以笑得出来呢？他怎么可以把这样可怕的题材通过可发一笑的笑料构思表达出来呢？他只能痛苦流泪，用他的话说是积累了30年愤恨的火焰像火山爆发，他只能用一种完全没有笑容的、令人看了毛骨悚然的形象结构去表达，他传达出来的思想内容使看画人的心头承担了沉重的压力，像快要窒息似的。我曾经对冰兄说过，“你的漫画（指《猫国春秋》漫画展的作品而不是他全部漫画作品）是‘恶魔派’”。他说：“可不是吗？我画的全是光天化日出现的魔鬼，我不能像画别的题材时那样轻松地对待他们。”依我之见，有些漫画是让人带着眼泪去笑的，或者会心微笑之后令人痛哭、愤怒。冰兄在《猫国春秋》里出现的漫画是一开始就叫人们痛哭、愤怒的，看后还是如此，不过很可

能此时不再痛哭，而是加倍的愤怒，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反抗力量。

《猫国春秋》只是《猫国春秋》漫画展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套组画，如果我记得不错，一共是6幅。其他作品包括：《方生未死篇》组画，《黄宫灯影录》组画，《虎王惩贪记》连环漫画和《鼠贼称雄记》连环漫画等，连《猫国春秋》一共是5个部分。每套组画的作品都围绕着不同的主题，这些不同的主题又统一在一个总的主题之下。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对加诸善良人民身上种种倒行逆施进行无情揭露、鞭挞，冰兄画的岂只是他个人积累30年愤怒的抗议，那是绝大多数在重压下呻吟的善良人民的共同心声，是他们在黑夜渴望黎明到来的愿望。《猫国春秋》漫画登场的主角是猫和鼠，它们披了人的衣装，是拟人化的猫和鼠。在世俗眼光中猫鼠是对立的，在这里却是猫鼠一窝，狼狈为奸，漫画家借它们在某些见不得光的具体的事件上的勾结来说明当道者鱼肉人民的相互关系。在那样的时刻，冰兄不可能让一个官员露面，只好委屈猫儿粉墨登场了。它头带呢帽，鼻架黑眼镜，胸前别衙门证章，手提大公文包，它的确不是官员，然而人们完全了解漫画家的隐晦“曲笔”所指，也就是说理解它实际上是指什么。记得有一幅《鼠贿》，猫王的大皮包装满了老鼠进贡的黄鱼，拿着关防在放行的手令上盖，老鼠走私队堂而皇之地开过去……有一幅《猫判》，在写着“严正廉明”的明镜台上，一个衣冠楚楚的被告鼠在天平一边不断加码——香喷喷的黄鱼，而另一边衣衫褴褛的被告鼠只有一条黄鱼放在天平的另一边，它只好活该倒霉，被当作代罪羔羊了。在40年代初期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人们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太多，漫画家用讽刺画表达出来，人们就感觉到痛快，虽然不是每一个漫画家都有这一份勇气。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应该记得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一方面

是当道者疯狂地制造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那些勇敢的战士们运用各种不同的战斗方式和他们周旋。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垂死的在挣扎，然而它快要死亡而且必然死亡。而对立的一面正在漫天阴霾中前仆后继，曙光在望了。《方生未死篇》正是描写这二者的激烈搏斗。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犬视》：黑夜，被牵着的人性化了的警犬带着手铐，正从窗子窥探房子里暗淡的桐油灯下寻求真理的青年。远处有巨大的星星在闪耀。那些日子，找寻真理的年青人包括作者在内都曾经被这样的眼睛监视过，那牵着警犬的人物没有登场，这个呼之欲出的主子无须亮相，人们都明白他是谁。我又记得《提防失足堕水》：在黑暗的街角，教授背后出现了张牙舞爪的豺狼影子，没有人不为此教授捏一把汗，漫画家特地为他设计了一个救生圈背在身上以防万一。现在的年青人当然不明白这个巧妙的、具有强烈讽刺性设计的用意，那时的“进步人士”随时可能被捕，甚至不知踪影，人们一说到某人“自行失踪”，就明白这句话指的是什么，而制造这些案件的人则扬言遇害者是“自行堕水”，自然是连尸骨也找不到了。冰兄这幅漫画的设计是煞费苦心，在现实生活中即使背着救生圈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处理只是说明“失足堕水”的实质。冰兄在构思上这样设计是运用讽刺手法成功的例子，但我相信在设计这幅图的过程中他其实是极为痛苦，是带着如同身受的无比憎恶的感情来画的。有一幅题名《枭暴》的画也令我难忘：黑夜将尽，一只凶暴的夜枭狠狠地咬着一只在挣扎的晨鸡的嘴不放。这是鸡啼的时刻，夜枭不准它高歌。晨鸡一唱表示天亮了，黑暗过去，在这里更暗示晨鸡啼醒苦难人民的觉醒。夜枭代表什么，在观众来说是心照不宣。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通过简洁的寓意表达出来，黑夜中远远露出的曙光不正是表示晨鸡必将欢唱，人民必将胜利么？

《猫国春秋》当年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应，我想原因是冰兄以大量篇幅和深刻构思指责教育制度的极度腐化，

教师、学生在政治和生活上的苦难的漫画——主要是《黄宫灯影录》组画。冰兄是对政治敏感、亲身受到迫害和苦难的知识分子，他周围也都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思想生活了解得较深，他以立场一致的感情表现这方面的题材而且画得很多，是可以理解的。依我读冰兄漫画的经验，在按照漫画艺术规律要求的艺术构思上，在运用形象表现和突出主题上，在作品的艺术性的完整上，我以为《黄宫灯影录》是冰兄全部创作历程上最出色的作品。它和《猫国春秋》及《方生未死篇》两套组画不同，没有因为逃避客观因素的干预，运用较多象征手法而显得隐晦，《黄宫灯影录》可较为直接、正面地去描写，无须付出更多思考力去考虑象征手法，画起来得心应手。正因为这样，使他有时间在形式上下功夫雕琢。如果说这辑组画的艺术性很高，并不是孤立来看的，主要还是他表达的是对正直的教育界人士遭受迫害和苦难的控诉。

当人们在《教授之餐》上看到教授一家四口拿着空饭碗，对餐碟上盛着的一部洋装厚书一页一页撕开啃的时候，你能不感到心酸么？书当然不能吃，而冰兄笔下的人物能吃书，这是漫画的夸张，而这样的夸张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人们看着教授一家啃书页如吃饼干时绝对不会感到好笑，反之却因为高级知识分子受到这样对待而感到痛苦、落泪。我又记得一幅《燃血求知》：骨瘦如柴的学生用点燃自己的血液发出的微弱的光在看书，蚊子和臭虫同时在吸他的血，各种寄生虫、细菌包围着他，面前摆着一碗混和砂子稗子的糙米饭和半棵青菜。想想看，在那样的时代，我们被称为国家未来栋梁的年青学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看画的人与其说同情、可怜这些年青知识分子过着的非人生活，不如说是对当时那种教育制度和执行这种制度的教育官僚产生难以压抑的愤怒更恰当些。和《教授之餐》比较正面和写实的表现方式不同，《燃血求知》在形象结构和艺术形式上，是冰兄发挥了高度想像力、大幅度夸张和内容紧密配合

装饰趣味的漫画作品。还有一幅我难以忘却的是《头颅无价》，主体是一个留学回来的学者捧着自己的头颅在叫卖——头颅里的脑子部分写着许多科学公式、符号和数字，这是一个内容怎么样的头颅就很明白了，但是和前景即出售头颅对照的是后景上许多伸出来的手在争购一只猪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发笑的场景，但是你能笑么？不，我们是想哭！

这样的漫画很多。记忆中还有《为他人作嫁》的工程师为富豪的藏娇金屋设计图纸，在风雨中，他只能打开一把破伞在漏雨的斗室里进行设计工作；《但愿有间温室，让我培育新苗》里披着破毡子避风雨的老教授幻想自己有一间温室；《千手观音》里请枪手考大学的富家小姐；《作育“英才”》里法西斯教育特务控制与读经相结合等等。

冰兄曾经有过不能算短的倒霉日子。从1957年起他被扣上一顶一直到20年以后被认为是划错了的帽子。十年浩劫中他的命运如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冰兄被剥夺了创作权利20年，那是他创作最旺盛最成熟的时期。现在他又执起笔来了，作为一个曾经与他共事的朋友，我在这里祝福他夺回20年之中应该取得的成就。

廖冰兄与《猫国春秋》

马 丁

廖冰兄是我国老一辈革命漫画家。1915年出生在广州，祖籍是广西武宣。他在念中学时就开始画漫画，作品发表在广州、香港、上海的刊物上。那时他才17岁，意气风发，显露出从事漫画创作的才华。

抗日战争时期，廖冰兄来到重庆。当年曾在重庆生活过的成年人，都知道廖冰兄那时在重庆举办过《猫国春秋》漫画展。那些作品构思新奇，联想丰富，笔法辛辣，制作讲究，深刻揭露了反动当局倒行逆施、残害百姓的狰狞面目，形象地刻画出知识阶层饥寒交迫、虽生犹死的悲惨情景，因而轰动重庆、成都、昆明。可以说在廖冰兄的漫画创作中，最精彩的作品就是《猫国春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正值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先假惺惺地给白色恐怖披上民主外衣，不久就悍然撕毁协定。廖冰兄有感于反动派倒行逆施，出于一个正直漫画家的责任感，他躲在重庆北温泉山上一间破屋里创作了这套《猫国春秋》。当时他拖着一家大小生活十分艰苦，常常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作画。作品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统治之下广大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揭露了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6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一版左上角刊出一则特大美术字的广告：“廖冰兄《猫国春秋》漫画展”。展览于3月14日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开幕，原定展出一周，后来一再延期，仍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最后因中苏文化协会展览场地另有任

务，不得已于3月27日起迁至大梁子工人福利社继续展出，真可说是盛况空前。不少远在沙坪坝、歌乐山以及赖家桥的观众，甚至带着铺盖卷，徒步赶到市区，露宿街头，排队等候入场券。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进步人士对展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重庆《新华日报》作了报道，郭沫若等观看了展览。特别是郭老，从开幕第一天起，经常到展览会场观看并坐镇，这是有意为廖冰兄壮胆助威，也是防止特务捣蛋。

展出头两天，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和刚出狱的叶挺等同志也都前来观看，对展览给予热情赞赏。郭老还为《猫国春秋》漫画展即席题了诗：

冰兄叫我打油，奈我只剩骨头；
敬请猫王恕罪，让我倒题一首。

逆犯 郭沫若

《猫国春秋》当时之所以轰动山城重庆，在于它政治上的尖锐性和富有战斗力；在于它说了人民心里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猫国春秋》的主角是猫和鼠，它们穿着人的服装，干着人间坏事。猫和鼠本来势不两立，但在作品中却相依为命，狼狈为奸，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寓意非常深刻。在《鼠贿》一画中，猫头戴礼帽，身穿皮领大衣它正利用手中权力，在通行证上盖着“放行”的大印；而它背后，那些鼠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进行走私勾当。那趾高气扬的领头鼠，为了回报，正在向猫打开着的大黑皮包扔一条鱼。你看那“猫”身边的大公文皮包里，鱼都堆得放不下了，有一条鱼还溢出来滑落在地上。不言而喻，鱼当然是鼠给“猫”的贿赂了。那“猫”一手抓紧皮包，一手忙着盖大印，顾不上吃鱼，贪婪的口水流得老长老长。这副嘴脸，矛头指向谁？讽刺什么？观众心里是有数的。另一作品《禁鸣》，1946年展出时原题

为《枭暴》，主题是黎明前光明与黑暗的搏斗。画面上那些被禁锢的人民正盼望着黎明到来，那只枭却将雄鸡的嘴巴死死咬住，妄图将黑暗永远留住。但在地平线上，曙光已经在望。这是一幅寓意深刻的作品，当时安娥同志还为这幅作品写了一首歌词，刊登在重庆《新民报》上。有趣的是，1947年这幅作品在香港展出时，原作被窃。1979年作者为痛悼张志新烈士重画，1981年出国参加巴黎“中国漫画展”时再次被窃。由此可见，廖冰兄的作品，在国内外都是深受人们欢迎的，这次50年展，只能以照片替代。再如《教授之餐》，画面上那骨瘦如柴的教授一家子，正围着桌子吃一本书它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知识分子贫穷困苦的境遇。还有一幅《诛“逆”》图，画面上那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正要将一个堂堂正正的“罪犯”斩首，那些刽子手形象颠倒、以脚代手。这幅作品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抨击，郭老的那首《倒题》诗，就是看了这幅作品后的即兴之作。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画家创作、展出《猫国春秋》这样的作品，是要有点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廖冰兄为人热情，但对反动派却嫉恶如仇。古人云文如其人，廖冰兄是画如其人。他的作品如火山迸发，淋漓痛快，着力于使人在血泪中受到感染。他注重充分运用漫画的夸张手法，揭示作品深刻的主题思想。反动派当然是不能容忍这样的作品存在的，当画展在昆明展出时，反动当局自己撕破了那套假惺惺的民主外衣，下令禁止展出，廖冰兄全家也被赶出了临时住所。

少小孤贫万辱侵，人间何世听呻吟。
聊将秃笔伸积愤，幻托猫城写贼行。

廖冰兄这首自题诗，正是他为什么画《猫国春秋》的写照。